天主實義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綦備蓋即知即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剏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懇于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者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

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雪以庶幾無獲戾于　昊天上帝彼其梯航探賾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為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

於厰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援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懲愚儆惰則命討退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淶圍諸編

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賛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

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其
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
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
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
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
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　天主何
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
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
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空之說
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
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

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刺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廻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

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我

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儗天而駕說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廻也乃輪廻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及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

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旣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生也晚足不徧闔域識不越井天第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

謹序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眞主未决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

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没 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盒彼此皆獲罪於 上帝所以天之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

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鄙懷久有

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
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
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
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側矯毅聞聲
興起攻之實乃述答中士下問吾儕之
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
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
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今天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判之威也凡爲會者必信有　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預人事豈不塞行會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

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吾人欽若　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當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為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　天主

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
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　天主之
義也若夫　天主天地莫載小篇詎載
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夘七月旣望利
瑪竇書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禀生命與禽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

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揚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

真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眞僞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禀神靈外覩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眞者凡理所眞是

我不能不以爲眞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覔物。方遮日光而持燈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仗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禀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

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悖誰得而異之西土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乎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黙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難者籲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驚懼如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

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為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斡旋主

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撑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乳俱以保身孳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黙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

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制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況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

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巳必宜先有一巳以為之作然既巳有巳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巳則作巳者必非巳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為快則宮室必由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為一字

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旹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黿鼉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衆類得百官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

能持足能行血脈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
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
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
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
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
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
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
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
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巳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

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已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

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為萬物始焉為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為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

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

者孰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盖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

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

云一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曰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威否如不能相威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威則彼可以被奪威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絶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

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耳聆至教盍信天主之尊真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荅曰容退一日思之至期又問荅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荅曰臣何敢戲但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

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謂嶼梧斯悌諸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為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既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為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為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蓋物之列於類者

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旣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闡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畢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

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慱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寔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

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盡汲濵沙可計數宇宙可充實而天主不可全明況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了、

能窮矣其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
終今日不敢復賣詰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
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
安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
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
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
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國

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

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嘿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己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曰空曰無者絕無

所有於己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并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旣謂之空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尙有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

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其人未生之先果無其人旣生而後有也然未生其人之先卻有其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

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即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

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此為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為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

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册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況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

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恃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

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入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彛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眞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

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旣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況理本無動靜況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

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為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

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輙能生
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
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
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
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
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
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
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
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

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己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為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内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踰母也中士曰靈覺為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

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穹然包下之體如一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

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黄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
貞所以然者惟黄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illegible]
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
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
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
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
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
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

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

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

解天性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大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爲物主宰也明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況妄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況鬼神未嘗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

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旣未可爲尊況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遂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

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嶻嶭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為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為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為己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為體也有原主在也

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

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疎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彷彿要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敬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論難悉願以異日竟焉

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

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

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能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廪之積藏無供爨之工踼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閒其間豈有彼我貧富

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夫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巳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畝耞客旅經季徧度于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剿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醫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

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為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為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令人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為小不幸所喪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為大愁所承結以至于瘞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

爾勿欺巳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巳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為真苦辛其快樂為偽快樂其勞煩為常事其娛樂為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為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為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為欲擾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文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

隨手所值縶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為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簒弑攻併無所不為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

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
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
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
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
是反自得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
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
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
乎盖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
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

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

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己私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為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

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

亡則覺魂無所用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情身殁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殁形雖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

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愞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况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

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

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有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

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是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視一物而並不視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

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巳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司臭口司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眞者耳善與眞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

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昰恢昰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礙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

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衆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册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

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
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
譽譬或置妙畫以己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己既
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
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
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
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
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名品

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與遊于山嶺兎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冀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眞福若吾

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
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
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
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
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
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
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
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
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趨鳴時

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袞爲榮即至于搢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盍此不足惟皆緣天主所禀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粒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太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寔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

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戰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既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

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遇人魂匪冰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况心堅乎身積惡于已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况彼滅者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

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内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眞散眞亡也善者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污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

泰惧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礮之艦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礮艦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瞋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瞋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勝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己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
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

祟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餘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厲已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未在不滅矣金滕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旣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拔詰後之正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三言

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矣用此恍惚之亂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又況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荅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

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䰟乎誰見風乎以目視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查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為直其木非曲也任目觀影則以影為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

者耳已决非有物况能動静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與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内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内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奈何以議聖賢之所

旣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
之也人䰟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
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
有知則慈母有深愛于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
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旣言伯有死後爲
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
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䰟
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䰟者生時如拘縲絏
中旣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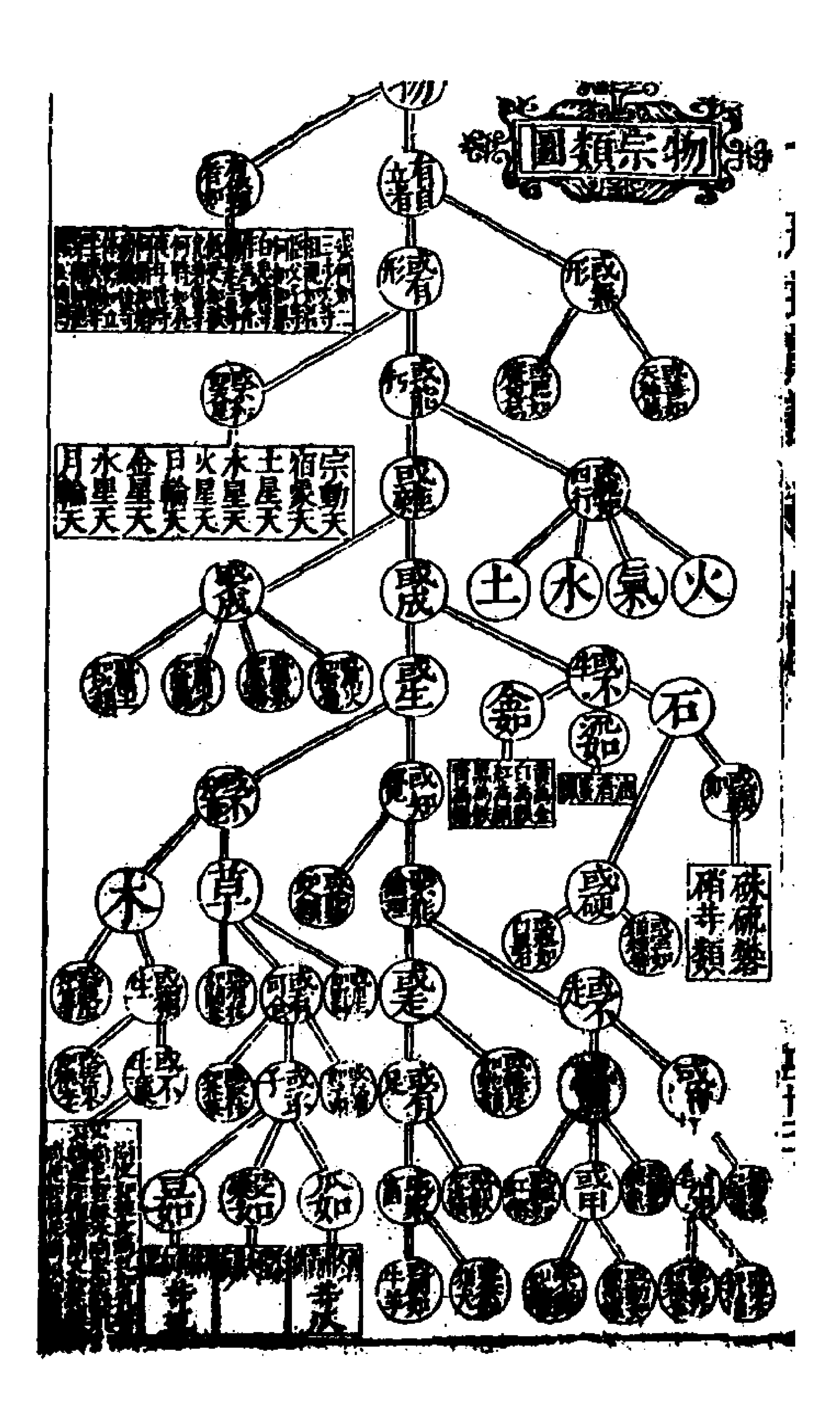
焉其知能當益滋惑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
然故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
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
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
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
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
饑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從而食之人之魂雖
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
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

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恃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遠邇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

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實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直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

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内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

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别物之類貴邪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畫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物宗類圖
宗動天
宿象天
土星天
木星天
火星天
日輪天
金星天
水星天
月輪天
火
氣
水
土
石
木
草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為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

徵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議理者惟人類本分於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真以由外來者爲内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仆

或奕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吾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者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鱖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

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别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别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側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

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為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怪若知氣為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為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為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凉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凉以生焉魚潜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凉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

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尊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

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
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
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
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
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
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
其視己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
天主怒而并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
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

者同乃畧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螽抗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

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未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搬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已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已奚知天主彼以

耽耽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餙一行矜誇傲睨肆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皆敗焉西土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翼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當凛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

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鑄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

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真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弃溺也則吾

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塵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嘻哉有是毒噬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蠢孰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尚不以磨涅變其眞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于識本末者宜不踰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圄之䧟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値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鈞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即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且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

即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嘗無二性既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殽物理況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既天主即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即上帝吾祭上帝即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悪者何爲悪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渣旣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

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墻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

當惡懲其人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不及測剏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

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爭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盡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

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氷爲寒氷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

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為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為土石夫率人類為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為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為一如一寮之羊皆為同群一軍之卒皆為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為百枝之本泉為百派之源心為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為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

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真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

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眞一體將反滅害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己之殊除人己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己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

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巳家小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讎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即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巳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為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為中庸列體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為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為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為非今勸仁土泥而將儒順之為是異哉天主之為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為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為美故聚貝者欲貝之

多聚古罷者欲罷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
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目觀之不厭
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
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
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
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
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
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
而弁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捄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

稱慈悲左手皆偷非惟左手謂賊兩手全體皆稱爲賊究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跡一人爲盜而伯夷亦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絶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既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

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父願折此子所嘗聞亦吾所喜講也

天主實義上卷終